

宫白羽

著

十二
金錢鏢

下

探风、传警、改道、遇劫、拼斗、失鏢、寻鏢……一幕幕侠盗争斗，如演在目；一句句鏢行声口，如闻在耳。读之如入江湖。



岳麓書社

十二 金錢鏢

下

宮白羽
著



岳麓書社·長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金钱镖/宫白羽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6

ISBN 978-7-80761-840-9

I. ①十... II. ①宫...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27 号

SHIER JINQIANBIAO

十二金钱镖

作 者:宫白羽

责任编辑:曾 倩 蒋 浩 彭天仪

龚 昊 黄 佩 朱艳红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ts.tmall.com>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80.25

字数:1232 千字

印数:1—6 000

ISBN 978-7-80761-840-9/I·1167

定价:90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作者简介：

宫白羽，本名宫竹心，山东东阿人。20世纪20年代初受鲁迅指点，发表了多篇创作、翻译作品，被誉为“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”之一。小说作品主要有《钱镖四部作》《偷拳》《黄花劫》《摩云手》《剑底惊螟》《青萍剑》《绿林豪侠传》等。

第五十章

林下捞鱼空烦撒网 关门捉豹浪掷金钱

左梦云应声一侧身，俞剑平奋发武威，伸手拔剑。“铮”的一声，青钢剑出鞘，握在掌心，右手一指对面二酋，厉声叫阵道：“你们谁……”你们谁先来赐教这一句话，未全吐出唇边，对面二酋应声提起兵刃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俞镖头立身处左侧六七丈外，三条敌影忽有两条一闪，微闻声息，“飐”的一声，似两团黑烟卷地扑来。人未到，枪先到，两团白影一晃，是两条白纓素杆三棱瓦面枪，从斜侧里一上一下直挑过来，一声不响，势猛招疾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眼观六路耳闻八方，剑提于左手，右手正指对面之敌。这两条三棱瓦面枪双双暗袭，已斜刺到肋下，上指到咽喉。俞剑平陡然一翻身，剑光一闪，“唰”的一声，雪白的枪纓一晃，雪亮的两根枪头陡然一颤掣回。俞剑平侧耳傍晚，两个青衣年轻贼人一高一矮，身法十分矫捷，双双地施展开“三十六路白猿枪”，一招搦空，未等俞剑平的青钢剑削架邀击，便“唰”地各退半步，将枪收回。那高身量的青年贼往回一坐枪，前后把一拧，往外撒招，“乌龙出洞”，先挑出一枪。那个矮小的青年贼变招为“倦鸟穿林”，立刻也发出一枪。双枪一个点左肩，一个扎右肋。

俞镖头忙把剑招勒住，“搂膝拗步”，身随剑转，闪过矮贼上盘的枪。“腕底翻云”，剑锋找那高贼枪头，滑枪杆往外一展，剑锋顺削高贼的前把。贼人撤步抽枪，甩枪滑打。俞剑平斜身错步，那杆白猿枪“悠”地挟起一股劲风，从上面直砸过来。俞剑平左手掐剑诀往外一展，右手剑“白鹤展翅”截斩敌人的右胯。那矮贼的枪招又到，“烘云托月”、“探臂刺扎”，“唰唰”一连两枪。

俞剑平把剑招施展开，百忙中看清了高矮二贼的枪法路数，这三十六路白猿枪，大概是北派神枪陆四的嫡派亲传。两条枪上点眉心，下撩阴，倏扎盘肘，倏分心。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。两个青年贼一般

快的招术，一般快的手法。合手夹击这一口青钢剑，不亚如蛟龙交斗，两条白影把俞剑平裹在当中。长枪卷舞，短剑遮拦，以一敌双，以短敌长。俞镖头从鼻孔中微微哼了一声，喝得一声：“好枪！”忽又“呸”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不要脸，双枪暗袭，大不体面。”俞剑平顿时施展开四十年来苦心孤诣所得的奇门十三剑，青光一缕，上下飞腾，陡然间身剑合一，攻虚捣隙，夭矫若神龙，把两团白影冲开。

高矮两个青年贼好生骁勇，任俞剑平剑术神奇，借攻为守，两条枪仍然一左一右，分从两边攒攻。吞、吐、封、闭、点、挑、刺、扎，不住地缠战，辗转往来，连拆了二十余招。十二金钱俞剑平猛扑那身高的青年贼人，用一手“樵夫问路”，青光闪闪的剑锋向面门一点，高贼疾疾撤步。俞镖头霍地“鹞子翻身”，回身剑斩那身矮的青年，两敌却步，俞剑平也“唰”的腾身骤退。敌人枪花一转，齐喝道：“俞大剑客怎么想走！”双枪一颤，并力齐追过来。

俞镖头把左右两敌诱归一路，倏地翻身迎头邀击。剑招一变，“金雕展翅”，往右一探剑，斜扫高身量的敌人。敌手才用枪往外一封，太极剑招虚实莫测，左手剑诀倏然一领剑锋，变招为“玉女投梭”，青钢剑反击向矮身贼人。剑路矫捷，迅如闪电。矮贼往后一退，高贼枪尖又已攻近身边，俞剑平一塌身，“龙行一式”，“飏”地腾身跃出两丈外。矮贼提枪便追，道：“休使暗器！”白猿枪直刺俞剑平的后心。俞剑平忽一侧身，一个斜身绕步，身躯只半转，剑光往下一落，“喀嚓”一声，矮贼的白猿枪杆断作两截。俞剑平铁腕一翻，钢锋再展，“顺水推舟”，剑锋直抹矮贼的脖项。

矮贼吓得丧胆亡魂，拼命地往旁一闪，才避过剑锋。俞剑平左脚往外滑步，一个翻身跺子脚，“砰”地把矮贼端在地上。百忙中，猛听得“嗤”地一声响，俞剑平急一下腰，一件暗器远远打来，从头上飞过。矮贼乘机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腾身跃起，败退到林前。

身高的贼人吃了一惊，急急地一抡枪，要使“盘打”。不料俞剑平早在伏身避箭之时，潜将一枚钱镖掂在手中。只一捻，“铮”的一声轻啸，敌人盘打的招术正撤出来，忽然“哎呀”一声，那杆枪“腾”地飞起，直冒向天空四五丈，持枪的人一头栽倒在地。那枪凌空下落，俞剑平赶上去，一把抄在手中。蓦地听四周喝道：“好钱镖！”那高身贼人倒地不能动弹，被点中要穴，同伴上前救回。

十二金钱镖俞剑平回身一声长笑，把枪往平地一插，说声：“俞某不才，象这样的小孩子何必教他过来试招？把枪拿回去吧！”忽听得一声怪啸，东北一条高大的黑影，迅若飘风，猛扑过来，厉声叫道：“姓俞的少要张狂，俺姓牛的要领教领教！……”

俞剑平一侧身道：“噢，朋友，你姓牛？”那高大的黑影舞动手中一对短兵刃，如一团黑烟，将刺冲上前来。俞剑平把剑诀一领，就要开招。蓦听荒林前火把下，那一胖一瘦两个年老的贼酋，齐声断喝道：“咄！牛老铁，不要擅离卡线，快到这边来！”就在断喝中，那胖老人才要迈步，那瘦老人摆手叫道：“我先上！”一步抢先，捧双镢，身躯一伏，“唰”地腾空窜起。直如鹰隼凌云，掠地一丈多高，轻飘飘地往下一落，已窜出两三丈以外。恰巧落在高大黑影的背后，和那战败失枪的青年面前。只见他又一挥手，命二人齐退。单脚一点地，身形复起，“燕子抄水”，早窜到俞剑平的对面。他双镢一抱，丁字步一站，身法矫健，胜以少年。

俞剑平身躯微转，双目凝神，掌中剑封住门户，把敌人仔细一看。相距在两丈以内，黑影中已看出敌人身材瘦矮，颇有短须。贼党中竟有这等高手，真是不可轻敌。俞剑平剑尖一指，向敌人叫道：“朋友请了！你就是在双合店和我们朱镖头会面，替飞豹子顶头的那一位吧？承你光顾，失迎之至。喂，朋友，那飞豹子是你什么人？俞某只身单剑，特来应邀，想不到，朋友，你带这些朋友来欢迎我。哦，有明的，也有暗的，有打交手仗的，还有暗地里给我一剑的！姓俞的倒不怕车轮战，也不怕放冷箭。朋友你就来吧，只要你们面子上说得过去！”这就算抓破脸了。俞剑平老于世故，一向措词谦逊。独有现在，敌人出言无状，实在令人难忍。俞剑平不由得针锋相对，说出挖苦话来。

瘦老人微微一笑，一亮闭穴镢，发话道：“俞大镖头名不虚传，真是剑术高明。孩子们已经承你赐教，小老儿我也求你赏脸一展身手，也好学上一招两式。俞镖头请放心，我们的人多，你们的人也不少，我绝不至于使车轮战。刚才不过小孩子们沉不住气，一见面，就发人来疯。说实了，也不过是两枪加一箭罢了。好在也没伤着你老，你就不必介意了。他们年轻人没有深浅。”一摆闭穴镢，道：“是在下给你老接招。”

俞剑平厉声道：“好，随你便，不过……”说着一亮手中剑道：

“我俞剑平不才，会的是天下有名的英雄，你老兄尊姓大名？如果说着不碍口，请报个万儿来！然后我俞剑平要凭这堂中剑、袖底镖，向好朋友索要二十万盐帑。朋友，你可做得了主？”说话时，声振林表，字字斩钉截铁，实在恨怒已极了。瘦老人依然嬉皮笑脸说道：“慢着，小老儿乃是无名小卒，贱名不足挂齿，由打三十年前，我早就把个姓忘了。……”

俞剑平道：“哼哼！足下不肯留名，是要哑吃哑打？我俞某却不耐烦，请你把你们的舵主飞豹子请出来，索性我们两个对面讲一讲。足下不劳费心，请闪过一边吧。”这话十足地表示蔑视。俞剑平向来不曾这样，他这是用的激将法，要诱出那个飞豹子来答话。瘦老人还是嬉皮笑脸，道：“俞镖头不肯赏脸赐教？这可真是笑话，俞镖头不怕车轮战，怎么在下这点玩艺就不值承教？我好歹也比刚才我们孩子强啊。请赏脸吧，你老！”

俞镖头恨了一声，咬牙切齿说道：“你这……”蓦然，仰面大笑道：“你定要替你们舵主出头？……好，我就献丑。朋友接招！”剑尖一摆，“唰”地一剑。瘦老人倏一分闭穴镢，往后一退：“且慢！我还有话。”俞剑平道：“既然要赐招，何必挨磨时候？你老兄手下的人还没有凑齐么？”瘦老人闪目四顾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们的人应到的全到了。只是俞镖头的人未免太零散点，多耗一会，实在于你有好处。现在咱们就动手，不过咱们先讲明，久仰俞镖头的奇门十三剑，颇得鲁东太极丁的秘传；在下用这对闭穴镢，专诚要和俞镖头明斗兵刃，不斗暗器。潜使暗器的主儿，老实说，我在下不大佩服。请你把你的金钱镖暂时收起，你我二人可以各展兵器，各尽所学，可别那么潜扎一剑，暗抛一钱，我以为未免有失俞大剑客的身份。咱们不妨先过兵刃，倘若俞大剑客一定要施展你那压倒武林的十二钱镖，我也拦不住。咱们不妨放下兵刃，单较量暗器，南北派四十多种暗器，咱们数着样儿较量，净会施展自己本门的得手暗器，算不得功夫！”

俞剑平不禁又把怒焰炽起，一声断喝：“姓俞的不用暗器，也教你逃不出公道！不要饶舌，手下见雌雄！”把剑往上一举，右手剑诀一领，“举火烧天”，脚下不丁不八，亮开了太极门十三剑的剑式。这无名的瘦老人倏将铁镢交分两手，身形往后一缩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么着，俞大剑客请进招！”一晃肩，“飏”地挺身揉进，左手闭穴镢直点面

门。俞剑平微一侧脸。这本是虚招，瘦老人左手一撒，右手闭穴镢往外一穿，倏横身，喝道：“打！”照俞镖头的中盘“云台穴”便下重手，俞剑平倏地闪开了。胡孟刚伏在暗处，吃惊道：“这家伙也会打穴？”单臂朱大椿道：“他使闭穴镢，自然会打穴。”胡孟刚道：“我教鬼迷住了！怎么样，咱们上吧。”朱大椿道：“别忙！紧急的时候，俞大哥一定会打招呼哩！”

这时候，俞剑平应招发招，展青刚剑往下一沉，左手剑诀也往下一塌，“平沙落雁”斜削敌人的肩臂，顺斩敌人的脉门。瘦老人猛缩身形，右臂往下一撤，左脚外伸，陡然往后一滑，抡双镢，旋身盘打，双镢挟锐风扫打俞剑平的下盘。俞剑平走乾宫，用“拗步回身”避过双镢，趁势进招。青刚剑往右开展，“探臂刺扎”剑尖直点瘦老人的“肩井穴”。瘦老人双镢往回一带，由下向上翻，猛一长身，双镢“唰”地又砸打下来，直敲青刚剑刃。

俞剑平抽招换式，还剑重发，骤然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双臂“金雕展翅”，青刚剑下斩敌人中盘。一招分两式：穿肋、截腰，手法疾迅。无名老人身手不凡，双镢一分，左手闭穴镢抡下来，照青刚剑一划，就手往外一挂。横身进步，右手镢“仙人指路”探穴尖，寻穴道直奔俞剑平的“华盖穴”。俞剑平左手剑诀一指敌人的脉门，利刃挟风，以攻为守，青刚剑反击敌腕。瘦老人巧滑得很，闭穴镢才发便收，撤镢头，现镢尾，蓦地一变招，照敌手两肋上两“太乙穴”双点过来。这一招虚实莫测，极其狡诈。

敌招太快，剑路走空，十二金钱俞剑平凹腹吸胸，顿时展开了几十年精修的太极门内功。脚下纹风未动，身躯竟退缩尺余，恰恰把闭穴镢让开。敌人这一招也用老了。俞剑平未容他收招变招，道声：“着！”刹那顷，青刚剑寒光一闪，“白猿献果”，反展剑锋，虎口向外，疾如骇电，照敌人面门劈来。

瘦老人忙用双镢“横架金梁”往上一崩。俞镖头只把腕子往里一合，剑翻成阴把；“唰”地青光再闪，锐风斜吹，从敌人右肩翻下来，截斩敌人的右肋。瘦老人双镢已全封上去，哪里撤得回来？急切间竟也走险招，不退不闪，反往前上步，双镢一现镢尾，猛向俞剑平怀中扑来。以攻为守，双点“期门穴”，力量猛而招术很快。

俞剑平为势所迫，不得不斜身侧步，遗敌正锋微微一让身，瘦老

人借势收招，涌身只一纵，斜窜出一丈以外。这才得敌已无伤，把一手险招救了回来。两个人四目对视，分而复合。重整兵刃，各展所学，黑影中又拼斗起来。却各将对手的门路看清，改变了手法；各人封闭得很严，守多攻少；各人沉机应变，专寻敌手的破绽。

瘦老人再不肯走险招、求侥幸了，心中暗想：“俞剑平果是名不虚传！”那胖老人与其同伴在七八丈外，扇面形打圈围观。齐借火把光，凝神细看俞剑平的剑招和点穴法，一面提心吊胆替瘦老人着急。马氏双雄、石如璋和俞门二弟子左梦云也列成人字形，盯住了后路，注视着前方，提神加意潜护着俞剑平。瘦老人这一对闭穴镢，精钢打造，似核桃粗细的一对圆棒。一头凸圆，镢尾挡着一个圆球，全长一尺八寸，专打人的穴道。运用起来，有七七四十九手招术。拳家说：“一寸长，一寸强；一寸短，一寸险。”闭穴镢欺敌进招，果然称得起险狠。这个瘦老人与俞剑平旗鼓相当，两不相让，居然辗转交斗了二十多招，未分胜负。

俞剑平暗暗诧异，打穴名家历历可数。这人有如此硬的功夫，怎么会侧身贼党，甘做飞豹子的副手？莫非此人就是飞豹子？怎么相貌又太悬殊？一面打，一面猜疑，不觉得也有点胆寒。这瘦老人力敌太极十三剑，也已识出俞剑平的剑术厉害。俞剑平右手剑光闪烁，剑尖伸缩，竟专刺人的要害；左手指掐着剑诀，也并不闲着，每逢闭穴镢欺敌进招，俞剑平的左手公然在兵刃飞舞的夹缝中，探出食指中指，佯做掐剑诀的姿式，一个不留神，便照穴道点来。

俞剑平的右手和左手指都是兵刃！这瘦老人身形短瘦，却身手极快，窜高纵低，极尽绵软巧的能事。倏前忽后，迅如飘风吹轻絮。他一面打，一面目闪头摇，东张西望，好象有所窥伺，又似觅路欲逃。

俞剑平近四五年轻未试剑，今日忽逢劲敌，把全身功夫展开。见招拆招，见式破式，一口剑封闭吞吐，突如神龙戏水，旋似飞鹰盘空。辗转攻拒，又斗了十数合。俞剑平忽然一领剑锋，一声短啸，展开了进手招术，太极剑连连地走起险招。俞剑平生平的特长是“稳”、“狠”、“准”之外，又加上“韧”字诀，善做持久战，功夫越大，敌人越吃亏。渐渐地瘦老人头上见汗，微闻喘息。俞剑平已将他的双镢闭住。剑招越裹越紧，越展越快，瘦老人渐渐地只能招架，不能还手了。

镖客这边，马氏双雄和石如璋都看得分明，暗道：“俞家太极十三剑果然名不虚传！”但是火把下，贼人同党也看得分明，暗说：“怪不得姓俞的威镇江南，这可不能栽给他！”

俞剑平和瘦老人两团黑影忽前忽后，连续鏖斗良久。忽然听俞剑平猛喝一声：“着！”“嗤”的一剑，这瘦老人唰地一闪，脚步踉跄，往旁连退。俞剑平倏然将剑交还左手，凝身不追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承让！”

那个瘦老人躲开了俞剑平左手指尖的点穴，却没躲开右手剑尖的劈刺。老人的短衫，竟由肋下贴肉处，被剑尖削透了一个大洞。——还算是手下留情，俞剑平专为讨镖银，不愿出人命。瘦老人羞愧难当，一抡闭穴镢，再翻身重又扑过来，待拼命相争。陡听背后一声暴喊：“师兄且退，让我领教领教俞大剑客的十三剑。”“唰”地窜过来一团迅风。胖老人抡起手中鞭，“泰山压顶”照俞剑平便打。瘦老人将闭穴镢虚点一招，身躯微晃，已退出丈余。

使鞭的胖老人急急风，三鞭连下。俞剑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哈哈，还是车轮战！……就是车轮战，俞某也不惧，只要你们不嫌丢人！”口说着，手不闲，眼不瞬，不管敌鞭来得凶猛，早一领剑诀，一塌腰，青光荧荧，剑尖“白蛇吐信”，先照胖老人的肋下“太乙穴”点来。这种招架法未免凶险，但是俞剑平只看这敌人飞身一跃，开手一鞭，便已看出这胖人的武功，捷而不精，不如瘦老人沉着。果然胖老人急急地一斜身，回鞭一转，趁势下砸，照俞剑平的剑身狠狠拍下来。俞剑平并不收招，将计就计。眼看着鞭要拍到，喝一声：“看手！”剑锋一抬直照敌人面门划来，倏又一抹，下砍敌人的手腕。胖老人抽鞭急架，青钢剑唰地掣回来。敌人钢鞭却又举起下砸。俞剑平早将剑圈，躲过钢鞭，疾如闪电，斜劈下来。这一接触，双方便换了二招六式，招术迅快已极。四面藏伏的贼党影影绰绰地游走，那林下一对火把也往前移动。那瘦老人败退下来，张目四望，高喝道：“老么们，努力呀！合拢后煞啊！坑子里等啊！”

树林中张挂的三盏纸红灯陡然撤去，疏林中的胡哨立刻“吱吱”地连声怪响。四面八方，同时也有胡哨声响起来。四面八方黑影唰唰飏飏，一阵阵拨草乱窜。正北面飞起数道旗火。胡孟刚、孟震洋大惊，相顾道：“快上！快上！”

陡然间，东南面“嘭”地一声炸音，横空飞起火箭；东南面和正南面，突然蹄声利落，杀声大起。镖客这边不禁惊疑，贼党那边，瘦老人、胖老人也不禁错愕。就在胖老人这一失神，俞剑平骤展先着，一剑击到。俞剑平临敌镇静，四处的杀声震野，他竟充耳如不闻。双眸炯炯，只窥敌进招。太极十三剑上下翻飞，力战单鞭。只十数合，已占上风。胖老人也闹得遮拦多，攻取少，三招不能还上两招。俞剑平趁敌人稍一分神，将剑骤缩骤伸，迅如蛇信，照贼人左肩胛刺去。胖老人单鞭不及招架，忙用“跨虎登山”式，往右一斜身，闪开剑尖，想要回身进招横打。俞剑平这趟剑已臻炉火纯青之候，虚实莫测，变化无穷。猛往回一撤剑，一扑身，往下杀腰，“踩卧牛”，“砰”地一脚，踹中胖老人的右胯。“噗通！”如倒了半堵墙，胖老人摔倒地上。

群贼大惊，胖老人倏地一滚，直滚出两三步，挺身跃起，愧不可当。俞剑平道：“收招不及，朋友你请起吧！”群贼大怒，呼叫一声，把扇面形的阵势一开，十余人中立刻先冲上来五个贼党。马氏双雄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们要脸么？”也把人字阵一分，和石如璋、左梦云一齐扑上来，接应俞剑平。

那一边铁牌手胡孟刚、单臂朱大椿、小飞狐孟震洋也高叫一声，从潜伏处如飞地奔窜出来。马氏双雄和左梦云、石如璋，恰将五贼迎住；那胡孟刚、朱大椿、孟震洋顿被泥塘边、草丛中窜出来的三个贼挡住，顿时混战起来。泥塘边、空草场中，已有三拨人捉对儿厮杀。俞剑平双眸一闪，见混战局势已成。那胖瘦二老已退聚一处，指挥同党摔灭了火把，竟往荒林奔去。

俞剑平高声叫道：“喂！朋友，就这么走么？趁早把你们瓢把子叫出来！”二老人一齐回身叫道：“俞大剑客，我弟兄请教过了，实在高明！你放心，不要慌，我们没打算走。鬼门关斗技赌镖，还没有交代完。你有胆往这边来，二十万镖银和你那镖旗都已预备好，你有胆快快来拿。”一齐窜林奔鬼门关走去。

鬼门关只在荒林后，却是土岗、荒林、泥塘、草丛交错，地势险恶。二贼首撮唇吹哨，又振吭高呼：“老么们！疙疸点来了，收沙子回坑！”连喊十数声，然后奔上来接应同伴，一齐往林后撤退。

俞剑平久涉江湖，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黑话。可是听不懂，毕竟看得明，他们似乎要走。俞剑平不由急怒，劫完镖一藏，打败了一

跑，倒是写意！厉声喝道：“哪里走，把青子给姓俞的留下！”青钢剑一抡，抄到二贼前面，要把二贼截住不放，这时候，与镖行混战的贼党，也一齐罢战，夺路往四面溃退下去。马氏双雄暂不追敌，快跑过来，喊道：“俞大哥别追，贼人有诈！”

俞剑平被二马这一阻拦，略一迟疑怯步，突觉得从斜刺里，“嗤嗤”地轻响，袭来一股寒风。俞剑平喝一声：“好！”绕步斜身，青钢剑向外一颤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支暗器被打落在地。跟着，“吧吧”地连响，东面黑影中，隐闻轧簧开箭之声。俞剑平霍地一转身，“嗤嗤嗤”三支弩箭如骤雨飞蝗，奔上盘、中盘、下盘攒射过来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疾展身手，宝剑轻挥，第一支箭先奔咽喉，“啪”地一响，已被剑刃弹飞。第二支箭下趋两股，箭簇已到，俞剑平往旁一跨步，左手骈食指中指，伸二指，只往下轻轻一抄，让过箭头，将一支弩箭箭杆抄到手内。立刻第三支箭又到，直取中盘，平射心窝，俞剑平一个“铁板桥”，单路登空，折身后仰，箭又射空。紧跟着—挺身站起。他瞥见疏林中有一条黑影，那人影一声不响，扬手探身“唰”地一下，一支暗器迎面打来。

俞剑平怒叱道：“班门弄斧！”就用左手按取的箭一挑，把敌人的暗器挑开，约莫是镖箭之类，俞剑平一进步，按甩手箭的打法，展食指中指，钳箭尾，扬箭簇，一振腕子，喝道：“原箭奉还！”把抄来的那支箭，脱手甩出去。那黑影“嘿”地一声，翻身逃入林中。十二金钱俞剑平厉声喝道：“别走！”才待奋身追赶，背后又扑来三个敌影。这三个敌影本与铁牌手胡孟刚、单臂朱大椿、小飞狐孟震洋相斗。忽闻二老贼酋口传号令，便一齐收招后退。胡孟刚舞动双牌，紧紧裹住不放，朱大椿的左臂刀本难抵御，孟震洋一口利剑上下翻飞，也一点不放松。这三贼且战且走，好容易冲出来，奔向疏林。

俞剑平远远看见，把这青钢剑交到左手，急伸手一探袖底，不意十二枚金钱镖这时竟打完了。他忙向二马道：“马贤弟身上有钱没有？”二马道：“有。”拿出两锭银子来。俞剑平道：“我要这个做什么？我的钱镖打尽了。”二马这才明白，快抓了一把铜钱，要递给俞剑平。俞门弟子左梦云早奔过来，将自己的二十四只钱镖全数掏给师父。俞剑平先掂三只青钱，容得三个敌影奔过来，迎头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飕飕飕，三声轻啸，竟在相隔四五丈以外，穿过夜影照着飞奔的三个敌人

打去。三个贼人应声跌倒了一对。二马不由大赞道：“俞大哥好钱镖！”胡孟刚、朱大椿、孟震洋恰已赶来，双牌一举，刀剑齐挥，竟照倒地的二贼分砍下去。

俞剑平、朱大椿急喝道：“捉活的！”双牌先到，利剑后到。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夹当，那个未负伤的贼人，持一柄锯齿刀，狂吼一声，拼命地向双牌单剑冲来。那倒地的二贼竟有一个先挣扎起来，趁势伸手搀同伴，被二马和石如璋看见，急忙奔过去，要捉活的。——不意突然间，听疏林对面草丛中一声怪吼道：“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，你还要捉谁？你们全落在爷们的网里了！”

十二金钱俞剑平只身单剑，扼住疏林，左梦云挺棍立在身边。一听吼声，俞家师徒急急地回身。只见对面泥塘边、草丛中，一拥身现出八九条大汉。跟着火光浮闪，有个高大人影，率领同伴一条线似地飞奔过来。人未到，暗器先发，一股寒风吹到胡孟刚的背后。胡孟刚把铁牌往后一扫，“当”的一声把一支镖打飞。那高大人影趁此机会，骤如狂飙，竟从马氏双雄、石如璋的身旁驰过。马氏双雄急侧身往旁略闪，抡双鞭邀截。这八九条大汉急攻疾走，竟一冲而过。马氏双雄和石如璋一齐暴怒，大喝一声，翻转身，纵步就追。八九条大汉个个身形轻快，锐不可当。一声呼啸，倏然的一分，最后面三个人一错兵刃，回身迎敌二马一石。当头的高大人影率三个伙伴，竟直扑奔铁牌手胡孟刚和朱大椿、孟震洋身旁。那高大的人影“燕子三抄水”，猛往平地窜落，人未到，兵刃先到。只听钢环“哗楞楞”一响，一对铁怀杖“悠”地一抡，劈头照胡孟刚砸下去。

铁牌手胡孟刚双眸瞪视，将双牌一展，“叮当”一声，硬碰硬，激起一团火花，才看出这使双怀杖的高大人影，并不是当日劫镖败在程岳手下的那个使怀杖的粗鲁少年。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虽辨不清面貌，黑影中看出颊上乱蓬蓬，生着犹如丛草般的一部络腮胡须。既非劫镖在场之贼，也非店房相会之客，朱、胡二人都不认得他。铁牌手胡孟刚忙挥双牌，与贼死战。这贼却猛攻如疯虎，滑斗似灵狐，与铁牌手打了个叮叮当当，难分难解。随他一同闯上来的两个同伴，一个使一对跨虎槛，一个使一对狼牙棒，双双地把孟震洋围住。敌人的双槛双棒，围攻孟震洋的单剑；孟震洋昂然不惧，一口剑上下翻飞。还有一个贼，运单拐单刀，独斗朱大椿的左臂刀。

当下胡、孟、朱三镖客，与冲锋的四贼苦斗。那一边，二马一石与断后三贼相斗。各选对手，两下里拼斗不休，却中了贼人分兵救友之计。断后的贼党、冲锋的贼党，先后与镖客拒战。趁这夹当，两贼飞似的扑到核心，避敌不斗，忙忙地把两个负伤的同伴救起来。呼啸一声，与那使锯齿刀的贼人，舞动兵刃，夺路急走。竟又“呼啦”地退出核心，“呼啦”地折奔泥塘，绕泥塘又奔荒林土岗。与二马一石相斗的三贼，与朱大椿、孟震洋相打的群贼，俱都应声，虚晃一招退去。

那高大的人影立刻也猛往前一攻，倏往后一退，向胡孟刚喝道：“呔！姓俞的，你成了落网之鱼了，有胆的这边来！”拧身一窜，也退出圈外。铁牌手喝道：“哪里走？追！”抡双牌便赶。二马大喝道：“呔！把脑袋留下！”也紧紧跟追。

这八九条大汉且战且招架，且往后退。俞剑平看了明明白白。他忙一挺掌中剑，喝道：“匹夫，以多为胜，看往哪里走？”一纵步，从荒林边抢向泥塘，拦腰横截过来。人剑未到，暗器先发，手指一捻钱镖，“铮”的一声，照那高大人影发出一青钱。这一枚青钱却差多了，份量较轻，力量发飘，便不能及远。刚刚打出三丈来远，仅得够上贼人。只见那高大人影身形一晃，似往前一栽，忽又挺住，终于一头窜入疏林。

俞剑平纵步要追，蓦闻东南角簌簌地一阵响，又从林边冲出两影。头一条人影刚现身，抢手中长兵刃，已猛扑过来。飞掠十数步，身形乍落，往外一亮式，所持兵刃竟是一杆大枪。第二条人影紧跟着也扑过来，使的却是一对虎头钩。两个人一声不响，齐袭俞剑平身后。俞剑平奋声怒叱，脚尖点地，“飞鸟穿林”，窜出丈余远。一个“金蜂戏蕊”，急拧身，宝剑往外一穿，复往回撤，左手剑诀从剑身上穿出，身形往下一矮。肩头微动，“龙形一字”，骤然反逼到使枪贼人的面前。

这时节，使虎头钩的敌人也已扑到。铁牌手胡孟刚大吼一声，抡双牌迎上来，双钩双牌斗在一处。十二金钱俞剑平手挥单剑，拒住贼人的大枪。枪长剑短，本来吃亏。只见那大枪一颤，奔咽喉扎来。俞剑平微微一侧身，把头一偏让过。未容敌人变招，喝道：“着！”一招“平分春色”，双臂一分。青钢剑疾如闪电，截斩敌腕。敌人将枪的后把一沉，前把一拦，往后一挂，枪身硬找剑身。

俞剑平已认出敌人是“八母大枪”的招术，粘、沉、吞、吐、封、

砸、点、扎，十分猛快。俞剑平忙用左手一领剑诀，身随剑走，一个“旋身拗步”，青钢剑倏然盘斩敌人的双足。

敌人忙撤步抽枪，往下一矮身，青钢剑已走空，后把一送，单臂递枪成“乌龙出洞”，雪亮的枪尖疾如箭驰，直点俞剑平的后心。枪尖将刺沾着衣衫，俞镖头猛然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大枪“当”地擦着左肋扎过去。俞剑平立刻右脚往敌人怀中一抢，青钢剑“乌龙入洞”，刺向敌人的小腹下阴。这一手险招间不容发，敌人差点被剑点着，忙凹腹吸胸，右腕一坐劲，往左一领枪钻，“二郎担山”，往左一崩，“呛”地一声啸响，剑身与枪身一划，“哧”的一溜火星。俞剑平微微一笑，这大枪竟未将单剑崩飞。敌人不禁喝了声：“好剑！”忙将枪一顺，飏飏飏，腾身连纵，拖枪败走。俞镖头展目一望，才要垫步急追。突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忙将身势一敛，一柄虎头钩飞坠到面前。循声一看，铁牌手胡孟刚挥铁牌，力斗双钩，连战十余合。敌人“唰”的一下，左手钩捋住单牌，右手钩用“卷帘钩”，硬来剪上胡孟刚的脖颈。不防铁牌手胡孟刚膂力特强，敌人才喝一声：“撒手！”反被胡孟刚铁牌一震，“腾”的一下，竟把左手钩崩在半天空。胡孟刚趁势一伏腰，双牌一剪，右牌上斩，左牌横切，照贼人急攻进来。贼人兵刃已失，不等铁牌攻到，一挺身倒窜，退出一丈多远，翻身败入疏林之中。铁牌手大叫：“朋友快上，不要教鼠辈走了！”奋身抡双牌，竟奔疏林攻去。将追到林边，闪目四顾，自己这边只有俞剑平、左梦云、单臂朱大椿、飞狐孟震洋、马氏双雄、石如璋数人。不但别队金文穆一行人没见绕到，竟连断后的智囊姜羽冲也没跟上来。

荒林、泥塘、土岗、禾田、草丛、青纱帐，人影憧憧，只看见贼人一拨一拨地不时出没。胡孟刚心头火起，不由怨恨姜羽冲失算；有心候伴，又恐失追贼良机，咬牙切齿叫道：“俞大哥，快上！俞大哥，快上！”口说快上，心中暗着急，不由头像拨浪鼓似的，一面跑，一面往黑影中张望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却一点也不慌，遥见人影出没，昂然不惧。利剑一顺，向二马一石一点手，教他弟兄助着胡孟刚。另命朱大椿、孟震洋、左梦云，跟随自己，喝一声：“追！”竟飞身突入疏林。

败下来的群贼，越过了东面大泥塘，投奔荒林，绕林而转，反折向西南。俞、胡八人立刻跟踪，赶过疏林。疏林之后，地势益形险恶。

东边是一片烂泥地，与大泥塘断续相接，塘边芦苇丛生。西边是土岗，满生荆棘，疏疏有几行树。岗下又是一片小泥塘。这泥塘、土岗便是所谓鬼门关。往西南是荒地，绕过荒地，折奔至北，才是古堡。

群贼且呼啸，且退走。容得镖客们刚刚闯进了鬼门关的正地段，随听土岗后一声轻啸。那使双怀杖的高大贼人与那使锯齿刀的贼人倏然翻身，二次过来迎战。双怀杖霍霍生风，将孟震洋挡住；锯齿刀就寻斗朱大椿。那使双钩的贼人翻身断后，换了双刀，与胡孟刚的双牌二番接战，似要报失钩之仇。使跨槛的中年贼人与使怀杖的粗豪少年竟不度德，不量力，硬来拒战俞剑平，极力猛攻，阻拦着不让过来。那使大枪的二贼，竟颤枪挑战马氏双雄。马氏双雄的一对单鞭上下翻飞，赶上来斗这一对大枪。石如璋和左梦云，一个使刀，一个使棍，也被两个使刀的贼党挡住捉对儿厮杀起来。当下镖客这边八个人，贼人那边只出来九个。还有两个贼人在岗后一冒头，旋又伏下身去，土岗后立刻响起了胡哨声。同时荒林正北面，杀声又起。

众镖客一面冲击，一面诧异。看情形，出战的都不象贼首。那贼首（如长衫，如那胖瘦两老人）不知藏在何处，也不知弄什么诡计去了。二马且斗且呼：“俞大哥，咱们人全到了么？”二马本来专管布卡子，监视古堡贼巢。二更以后，眼睁睁看见人影利落从古堡西南小村出现，一直跟踪到这里，在荒林下救了石如璋。石如璋本与聂秉常、梁孚生也管一道卡子，却被人诱入荒林。他自己落了单，中计遇擒，被捆在树下。直到俞、胡践约到来，才被二马解救。

当此时，各路镖客各有所遇，独有松江三杰的动静至今还未露头。姜羽冲、奎金牛这两拨大队，更一个没见。马氏双雄很着急，力战中不暇探问，又忍不住不问，大声叫着：“俞大哥，智囊哪里去了？奎金牛哪里去了？咱们人来多少？”

俞剑平不肯明答，更不肯指名呼姓地叫，只大声说道：“二弟、三弟，放下心，只管往前冲，人全来了！”说话时手不闲眼不瞬，掌中剑更翻翻滚滚，上下刺击。忽断喝一声道：“倒！”使跨虎双槛的贼人猛往旁一窜，闪了闪，喊声：“风紧！”踉跄抽身逃去。

那使双怀杖的粗豪青年吓了一跳，也“唰”地往后一退，双怀杖一并，扬手打出一镖。俞剑平微侧身，伸左手把镖抄住，喝道：“好！”只手一扬，停镖未发，贾勇直冲到群贼的背后，便要率领弟子左梦云